

月爲仲秋。是秋之報。九月爲季秋。是秋之報。
十月爲孟冬。十一月爲仲冬。十二月爲季冬。
是冬之報。尺寸。大斤。兩。鎰。如何。十分爲寸。
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分一錢。十錢一兩。
十六兩一斤。百斤一鎰。漢字一卷終。

第二冊

第一節修身倫理科

附格言方言

身非吾所獨有。其幼也。爲父母之身。其壯也。
爲國家所有之身。其老也。爲後所關重之身。
則身重矣。

且以物言之。草木之生。倒其身。本下而末上。

禽獸之生橫其身首前而尾後故物賤。

惟人頭天足履地得天地之正故能補救天

地役使萬物則身貴矣。

身重矣而吾可自輕乎身貴矣而吾可自賤乎。吾必自輕而後人輕之吾必自賤然後人賤之。孔子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也。

然則吾一身爾當如何近而一國人貴之遠而外國人重之又遠迤遠為後世所聞之身崇之拜之夫如是不可以不修身。

孔子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味斯言也則凡有身在天地間無論貴也賤也幼也壯也老也捨修身無以自立於

世界。

雖然所謂修身云者。非庸小曲謹。拘

儒俗士之謂也。更非圓冠方履。規行矩步之

謂之也。苟如是。束縛也。外飾也。非修身也。

吾身有心焉。心主思。吾思以出人。而不甘爲

人下。吾思以容人。而甘受人憐。

有目焉。目主見。吾見人之能思。以成吾能。有

耳焉。耳主聞。吾聞人之善。思以益吾善。

有口焉。口主言。吾思以辨是非。明利害。有手

主運動。吾思以廣庶務。造百爲。則身無不修。

而基礎則自童幼始。

是故壯而始修身。如木之長。矯揉無能矣。如

日之午。光明漸是矣。至於老則朱就衰。日將

若何言乎修身。如是者勢不得不責之童幼。雖然童幼之胎質尚淺矣。父母此身。國家此身。天下後世亦此身。父母不貽羞。國家不貽耻。後世不貽笑。未可遽責也。則姑舉其近者切者。如鳥飛習由近及遠。如人上堂拾給而升。則其爲修身之目也。有五。

一曰敦倫

人生最重者倫理。所以別於物。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無倫理故也。人無倫理則物矣。

倫有五。一曰父子。二曰君臣。三曰兄弟。四曰夫婦。五曰朋友。是謂五倫。

虎狼有父子之親。

相愛不相食。

蜂蟻有君臣之義。

小者飼大者。大者役小者。

鴻雁有兄弟之序。

大飛前。小飛後。

雉鳩有夫婦之道。

偶並遊而不相狎。

麋鹿有朋友之情。

群相友而相離。

物只一點明。人兼五倫。五者缺一。不成爲人。

父子。子事父母以孝。童年不可不講孝字。夫

人自初生。父母撫育之。教誨之。疾病呵護之。

湯藥之。及長。授之室。其劬勞亦甚矣。

子思報父母之德。則在父母老年。老更切。蓋

老則筋力衰。手足不能自營。疾病多。湯藥不

能自給。所望以延旦夕之殘喘者。特。有子耳。

彼不知孝。有妻子者。徒知有妻子之樂。有俸祿者。徒知享俸祿之榮。晨昏之禮既缺。甘旨之奉亦無。人或責之以義。則又曰。生我養我者。父母之職。然則今日有妻子焉。有官事焉。嗚呼。何不思此身。何自而來。此妻子。此富貴。何自而有。父母有子。猶無子。一旦風燭偶盡。歆養靡從。丘吾子曰。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逮。孝哉言乎。真足悲人動人矣。昔人有不顧父母之養者。出行于野。見慈烏反哺其母。歸而其顙有汗。妻子問故。曰。吾愧死其此烏矣。故烏烏亦名孝鳥。孔子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吾國孝子阮文就。富安同春人。事父母至孝。雖有妻室。從父母居所。晨昏定省。父母歿。廬于墓。子紹有父風。父病不離側。其父不食。紹亦不食。明年間詔旌其門曰克紹孝風。讓云。孝順還生孝順子。信哉。

一孝子阮文名。廣義平人。下上山舉秀才。居近山

多虎。竊壹日父往田。爲虎所攫。名覓父屍。視虎跡。後一足偏小。繩誌之。旣葬父。日夜以

捕虎爲事。檻獲甚衆。最後獲一虎。後一足偏小。較符繩誌。卽殺虎。祭父墓。切肉敬之。盡。因得疾。咆嘯如虎。久乃醒。嗚呼此真孝哉。黎朝有阮公薦。河內葉溪人。父飛卿。胡末爲

明所獲。送北京。公泣隨至南關。父顧謂曰。汝
歸復父讐。泣何爲也。公拜別。刻志滅明。乃從
黎太祖起兵。竟雪父讐。平吳大誅天下。此又
孝子之大者。出吳家
俠史

君臣以義合者也。既謂之義。則與
國同休戚。與國同榮辱。是故居朝廷之上。則
以身繫朝廷。居邊疆之外。則以身繫邊疆。

退虎江湖。則身不忘君。相逢危險。則身以狗
國。古語云。君有榮名。則身臣有顯號。又云。主
憂臣辱。主辱臣死。

古辰有獸名獾者。後足低。前足高。不能走。有
巨虛者。似鹿而四足健。獾出必依巨虛以行。

遇美草輒遺之。臣虛亦甚愛獫狁。聞難則負獫狁以走。獫狁之遺美草。感其遺負己之恩也。臣

上

虛之負獫狁。感其遺美草之恩也。人臣食君之祿。受君之爵。而不知急君難之。其有愧臣虛多矣。吾國忠臣有蘇公憲誠。事李受英尊遺詔。立龍音軫音太后。欲改立龍音和音。懼公不從。以

28

金賂夫人呂氏。公曰。吾爲大臣。受遺詔輔幼主。而受賂廢立。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太后百端誘之。曰。不義而富且貴。忠臣不爲也。昔有欲娶不奔人之婦者。隣有美妾二。試挑其長者。長者怒而罵。挑少者。少者悅而受。無何隣人死。謀娶竟娶其長之罵者。問其故。

曰在人則愛其罵人。悅我。歸我。則愛其罵人。彼悅我者。將無所不悅。而人盡也。爲臣而有他心。雖悅人。人亦賤之。

陳朝有張公孚。說胡季釐篡位。命草禪詔。公張目大罵。昔人云。貞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張公之謂也。兄弟

兄弟手足也。手足彊則身彊。手足痛則身痛。蓋同一父氣。同一母胞。同受養膝下。無不同則宜無異。異則乖。乖則睽。乖睽則不和。不和則門戶反爲仇敵。骨肉皆爲矛盾。而家道衰。匪直家道。國家亦然。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漢人語也。莫

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詩也。皆不得於兄弟者之言。

吾國西山阮岳阮惠兄弟相攻。岳立城呼惠泣曰。皮竭。煮肉。弟心何忍。兄弟復講和。然西山由是不振。有兄弟者可鑒也。

人試思兄弟相資以生存。相資以禦侮。兄弟

二人則鳥而兩翼矣。折一翼其能飛乎。兄

弟

人如獸而足四矣。蹶一足其能走乎。兄弟多

人則百足之虫。扶之者衆。各自相離。各不爲

用。則僵臥矣。

鵲。鵲小鳥也。射一鳥則群鳥聚而畏。詩曰。鵲

在巢。兄弟急難。愛同氣也。鳥尚如此。人同

於氣。所可相離乎。

近相兄。友愛友。無如中丞陳公讓。公承府人。兄陳讓。弟叔詡。皆顯官。而兄弟同居。不私財。不分產。不別竈。坐必有序。弟不敢與兄同席。弟有過。兄義戒。弟雖貴。亦伏階下。嗣德間。讓官河內藩使。讓領廣南臬。遇贈典。朝廷以讓銜高。從高贈其父母。讓以弟不可先兄。請從兄銜。先帝嘉獎。批云。不愧名讓。卽此一事。在他人。則此兄孰多有德色矣。詡官至侍郎。順安之戰。死於陣。夫婦。古語云。陰陽和雨澤降。夫婦和家成道。夫婦於五倫中。尤爲切要。

晉韜郤缺夫婦相敬如賓。晉人用以爲鄉。且將下軍。夫以介之士善處夫婦。而卽付以國家之重柄。軍將之大權。則以能和夫婦。必能和國家。和將卒。故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該云。可共處晴。而不可共處雨。故俗天將雨。鳴鳩逐婦。夫鳴鳩夫婦。可共處晴。而不可共處雨。故俗

可共處雨。故俗謂鳩婦鳴晴。危雨之來。而斥之逐之至也。人有娶富家女。資財以爲養。一旦資竭。反目相逐。其鳴鳩之夫婦乎。

近有一生少也。陋而賤。且貧。朝夕仰於婦。婦善持家。且給之學。後生貴。悅一美婦。迎之歸。乃召荆婦。數之曰。汝少辰常食我以粗飯。有

諸。荆婦曰有。常衣我以敝衣。有諸。荆婦曰有。生正席曰。然則。汝又陋且賤。有諸。荆婦曰有。生。汝宜去。荆婦曰。請復一言。吾少不食。君以粗飯。君將無飯。不衣。君以敝衣。君將無衣。吾曩之陋且賤者。君也。非吾也。君今之富且貴者。君也。有我焉。生語塞。

漢光武謂宋弘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有諸。弘對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可下。堂弘可謂篤夫婦之義。詩云。有女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云。

朋友。人不能以獨立。學不能以獨成。於是乎有朋友。馬之走也。有群馬則力走而爭。

先。鳥之鳴也。聞象鳴則効聲而聞響有所也。激。
使馬而獨走。過三舍則步欲停。使鳥而鳴。獨。
數聲則音欲止。人之爲學其取資於友者。激。
吾心而勵吾志也。工藝皆然。
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物染物。人亦
染人。是故友不可以擇。有益友者。有損友者。有

勝我者謂之益友。友不如我者。謂之損友。

俗語云。近墨者黑。近燈則明。又云。處醵則圓。

處筒則長。慎所處者。防所染也。

有以勢力而友者。勢敵則相傾。有以財利而
友者。財利則相軋。貌雖爲友。內寔爲仇。古詩
云。歡言結朋友。對面九疑峯。此輩不得力言友。

所貴者友。友以輔仁。友以規善。貴賤不相忘。
貧富不相遺。死生不相離。患難不相避。久要不
忘其平生之言。

古語云。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知
交情。言薄俗之不篤於友誼也。

古詩云。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言
厚交之莫論乎貴賤也。

詩云。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
友。言濟險之必相須也。

左傳云。翺翺車乘。招我以旗。豈不欲往。畏我
友朋。言可否之必相質也。意可以知朋友之
道矣。用友之義。我國楊禮劉平。千古僅見。

楊山西人。劉北寧人。二人深相結。楊舉於鄉。劉落第。家貧。又爲劫掠。無以自供。辰楊已作邑宰。劉詣求助。楊欲激之。劉投刺。等至日暮。迨八。楊高踞廳坐。佯作官貴驕人語。又具粗飯惡草以進。劉忿辱去。楊陰遣愛妾珠龍攜厚金尾。劉囑爲善養。待成名乃歸。而不使劉

知也。珠龍行至迎春館。則劉方忿坐。吟題。珠龍進曰。妾儒家女。所配非偶。幸遇君文士。請備巾櫛。有粧金足以供需。劉喜與之歸。至家則劉家徒有赤地。珠龍賣金構一屋。限以壁。劉讀書於外。珠龍內給之。一者。劉欲夫婦相見。則請成名。未晚。無何劉得高第。捷至。珠龍

復歸楊。劉至家。則百物畢具。而珠龍不在。疑
爲僊人飛昇矣。楊亦厚齎。且邀之往。劉尚含
忿。然亦答以傲之。次談歷。僊人助養之苦
狀。楊徐曰。僊人在此。喚珠龍。妾奉杯酒爲賀。
劉始知楊之大造我也。

二曰處已

惇倫所以處已也。不得其道。則倫理由之不
明。然處已非一道。有處常之道。有處變之道。
有處富貴之道。有處貧賤之道。有處患難之
道。處常宜執經。處變宜從權。處富貴不驕人。
處貧賤不諂人。處患難之不苟免。總其大綱。
則曰禮義廉恥。

禮。戶也。人所共由。處家而有無禮。則上無以
事父兄。下無以出妻子。內無以和九族。外無
以勸鄉人。

處邦而禮無。則上無以事君長。下無以率庶
民。近無以和同僚。遠無以睦鄰國。

夫禮所以別尊卑。明上下也。是故朝農之治

田。必有畔。禮者治情田之畔也。管仲不知禮。
失之僭。孔子曰。難以上。晏子不知禮。失之儉。
孔子曰。難以爲下。皆言畔之不可侵越也。

我世祖高皇帝。在嘉定戰不利。往暹求援。住
望閣城。方與暹主語。朱文接八見。跪抱帝膝。
泣不止。暹主曰。昭南谷有臣如此。天意可知。

也。遂約資兵。

昭南谷。遲也。猶言天。王也。

雖然。禮有從俗者。亦不一槩拘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從其俗之禮也。古者八國必俗。諺云。到江隨曲。八家隨俗。

義路也。人所共行。亂受取與。必以義裁之。出處去就。必以義定之。是非得失。必以義斷之。

死生榮辱。必以義決之。辭受取與。而不裁

之以義。則當與辭而受。其受爲貪。當與而取。其取爲暴。出處去就。而不定之以義。則當處而出。其出爲卑。當去就。而其就爲暗。

是非得失。而不斷之以義。則自是其是。過失之所莫救也。死生榮辱。而不決之以義。則昧

死貪生恥辱之所由召也。是故義者也。所猶度事之尺。而量物之衡。炤人之鏡也。

富貴人之所欲也。貧賤人之所惡也。孔子曰。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非薄富貴。薄不義也。俗諺云。貪金去義。誰耶。金有辰盡。義何辰亡。又云。黃金黑世心。譏見利而忘義也。

古詩云。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此守義之言也。故有。鳥義鳥。樹有義竹。人有義士。義民。家有義夫婦。國有守義之臣。

國初阮廷坦。入安真祿人。買一舊宅。撤礎石。下得銀十兩。其孫持以告。坦曰。此蓋主藏物。

非其有而取之不義。早還。他日蓋來認。坦卽足數銀還之。

枚士懷清化義山人。生平守義。有一商人。攜金北還。路梗投宿懷家。潛埋金園後。旦起忙去。忘却所埋金。數日後。懷子栽樹園。得銀六十兩。懷曰。藏以待還。他日商人至。懷問。商以寔告。卽如數之。此二人者。取予審乎義也。

中興公臣武公性。邊和福安人。守平定城。西山傾國圍之。一年不解。公密啟我世祖。皇帝乘虛直取順化。以富春京抵臣一命足矣。我世祖如其計。公乃語同城吳公。從周曰。吾爲主帥。義當死。公文人宜圖自全。吳公曰。

忠義一也。文武何擇。吳公仰藥死。武公自焚死。我世祖果克復富春京。此二公者生死審乎義也。吳公平定符吉人。

廉。廉者制貪兵之勇將也。人情皆未免有貪。而亦未嘗無廉。二者交戰於胸中。而爭負焉。使貪勝廉。則胸中腑臟皆爲虜掠之庫。當使廉常勝貪。則虜掠之卒皆爲節制之師矣。有矯爲廉者。陳仲子以要之食。則以兄之食則不食。去兄離母。居於陵。三日不食。井上有李。匍匐吞之。三咽而後日有見耳有聞。孟子曰。仲子蚓之操。惡能廉。又有小廉而大貪者。董子曰。鷄廉而狼喙。言

小廉如鷄之啄。大貪如狼之吞。故一介之士。
矯行沽名。不可謂廉。所謂廉者。不矯行。不沽
名。去其貪而廉自在。漢鄭崇云。臣門如市。臣
心如水。唐人詩云。洛陽親友如相問。富在一
片冰心在玉壺。

是故士夫居官。廉最居先。舉廉吏。詔有云。周
聽吏以六計。廉潔居先。漢辟士。以四科。清白
爲首。

我翼尊皇帝。戒臣工。詩云。六計廉爲首。三
言清是先。從來多敗事。寵賂甚。享焉。皆以廉
爲居官之要。

晉書吳隱爲廣州刺史。即有貪泉。相傳飲之。

者生貪心。隱酌而飲之。賦詩云。嶺南一水號
曰貪泉深。試處夷齊飲。終當不易心。蓋心中
自有廉恥泉湧出也。

國初名臣阮文孝定祥人少貧爲傭以刈草
度活。後從我世祖居官清介。歲節饋遺皆
辭之。宦舍蕭然。歲俸但供卒歲了無所餘。夫

人不敢復言。恥。人生恥。惟知恥一事爲
最大關機。學知恥而後進。行知恥而後修。工
藝知恥而後精。軍將知恥而後勇。國家知恥
而後彊。人心者砲中之藥。礮也。恥者外激
激之砲機也。機激則火發而礮行。苟不知恥。
則無機之砲。塊然一物耳。

謗言。面上厚三尺許。塊然譏頑鈍者之不知恥也。夫恥非突然外至也。必已有所不足。而人笑之。罵之。必已有所不足。而人陵之。侮之。笑罵陵侮之來。非人也。我也。孔子曰。恥躬之不逮。恥字之義。盡於此矣。

一藝不知。儒者所恥。夫儒可百爲。一藝不知。猶以爲恥。况百藝皆不知乎。於是乎恥不期至而至。初爲人下。繼爲人役。終爲人奴。古語云。寧爲鷄口。毋爲牛後。恥慕甚焉。則有去恥之一法。恥者榮之階也。由恥而進於榮之途。如後船之追前船。後馬之追前馬。苟用力焉。進未可量也。然則當去卑污渙軟之態。鼓

其奮迅激昂之氣。持之以志。堅之以學。刻之以進。要之成。榮來則恥自去矣。

匹夫匹婦不被其澤。伊尹恥之。邦有道不能

徒穀

有爲。孔子恥之。國家養士三百年。而勤王不

施一技文。天祥恥之。朝廷養兵三十年。而成

功出一書生。劉錡恥之。宋人有罵笑。還他笑罵。

好官還我爲之。此語可謂無恥。

國初文臣陳公大律。廣平麗水人。事我

世祖。一日與武諸將論軍事。諸武將笑之曰。

文臣未聞砲聲。先自遺尿。陳公以爲恥。答曰。

諸君皮相人。試看我做不做。乃請改從武職。

世祖壯而許之。卒多立戰功。爲中興儒將。故

曰。知恥近乎勇。

陳尊室有懷文侯國。瓚者。當元兵來。諸尊室大臣會議軍事。國瓚以年少不得預。深自恥。忿。手持柈子。不覺碎爛。退與家童千餘。揭旗討賊。與元兵戰。國瓚嘗身先。無敢當其鋒。此又知恥中之大勇者。

三曰接物

處已固所以接物也。雖然物之來。與吾身相接。不知其幾。有應事之常者。有應事之變者。有應接上者。有接下者。有接同輩者。有接本國人者。有接外國人者。隨其事之相勢。隨其人之地位。隨其交深淺。

隨其情之親疎外施不一端而內主則一道
曰忠信篤敬。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
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乎哉。接物之道遠
近內外視乎此耳。

忠信。忠者何。無詐是也。信者何。毋欺是
也。衡不詐物。故輕重秤而各當。鏡不欺人。故
妍媸炤而必畢形。人之接我。未有詐而我詐
先以詐迎之。迨人以詐還詐。而吾無所施矣。
人之接我。未嘗欺。而我先以欺激弄之。迨人
以欺破欺。吾而信也。不及矣。
故曰。欺詐者忠信之賊。百物攻之。而接_物之身反。

而接物之身。又爲受矢之的。嗚呼良亦危矣。
古人有信忠接人。而外國等之者。小邾子以
句繹奔魯。曰使子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
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忠信有素也。

篤敬。篤者何。毋誠寔之謂也。敬者何。毋
慢之謂也。我以誠感。人以誠應。我苟慢我人。非

人必慢我。昨非菴云。接富貴人。不難以禮。而
難以誠。接貧賤人。不難以恩。而難以毋慢。不
誠則傲。好慢則驕。驕傲之人。人所不齒也。

鴉鳥營。謂曰。吾與子同居於此邦。亦樂也。子
每出一聲。邦人樂而聞之。有攜雙柑斗酒。以
爲賞者。吾出一聲。則彼爭驅之。瓦擲之。吾將

避子而移東焉。鶯曰。子改之聲。雖移東從亦
惡子之鳴。彼鴉亦惡聲耳。人與人接。而出言
驕傲。其亦惡聲之類乎。

孔子曰。家兒不知怒。曾子家兒不知罵。怒罵
之必無。則篤敬之必存。而易之必去。接物無
不宜矣。程伯子每與人接。鄙薄獻其誠。慢致
致其恭。夫豈以勢力驅人哉。篤敬而已。

雖然。忠信篤敬。接物之常。而臨其變。則又當
出之以智。夫人情百變矣。或以詐役我。或以
愚愚我。或以智窘我。觀其辭色之形。識其機
鋒之所在。孔子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察其
微也。微則智矣。

希臘名士伊索寓言曰。蝙蝠夜飛。觸壁而墜。爲鼠狼所獲。蝙蝠曰。乞命。狼曰。吾性與羽族爲仇。蝙蝠曰。吾雖善飛。前身鼠耳。狼釋之。已而復墜。更爲他狼所獲。復申前語。狼曰。吾最惡鼠。然今蝙蝠矣。復得免。此蝙蝠因變全身。智者之倫也。

四曰合群

接物固所以合群也。鳥有鳥群。獸有獸群。人有人群。群視友則又有多數矣。有與我同里閭而聯一群。有與我同州郡而聯一群。有與我同邦域而聯一群。

泰西諸國之有議院者。有社會者。有商會者。有團體者。皆合群之名也。歐人合群故彊。

亞人離群故弱。離合之^易彊弱之所由分也。

雖然離群易。難合群難。有^{群之}而即激。渙有合之

即散。其始也。合群以相親。其中也。聚黨以相
激。其終也。分黨以攻相。何也。體群而心不群。

口合而心不合。則其爲合群之道也有二。一

曰明。

公

私與公爲反對。世界事之必

敗。功之不成。皆起於私之一念。初以公而濟

私。後以私而泯公。公道泯而大道隱。古語云。

星火燎原。蟻孔潰隄。私心者蟻孔也。百人之

群。一人穿蟻孔。十人營兎窟。又數十人營狐

丘。於是鳥群相啄。獸群相搏。而人群亦交相

詬矣。

是故合群貴乎公。公衆人之力。公

以爲力。公衆人之財。以爲財。公衆人之善。以爲善。所謂公益者。是也。吾欲行一公益之事。而力有不足。則合力。吾欲行一公利之事。而財有不足。則合財。

益非私益。利非私利。益衆人。卽以益一國。利衆人。卽以利天下。而彊乃生。合衆籟以成風。乘其順而帆焉。河可濟。海可航矣。聚雲以成大雨。乘其澤而遍焉。涸枯可生矣。

衆人之戾乎公者。蔽乎私也。微能穿針。仰不見天。細能拾芥。俯不見地。蔽乎小而遺乎大也。遠能見千里之外。而近不見其睫毛。不自知其蔽也。是故人群合則力大。分則力小。十人

制一虎則人勝。一人制十虎則虎勝。人人分
心。人人孤立。則危矣。

伊索寓言云。有一父育數子。欲令諸子合群。
一日取小竹十餘枝。束而授諸子。令折之。諸
子悉力莫能折。父乃去束。因授其一。試之。果皆

父喟然曰。爾能同心合群。猶吾竹之連束。又

焉能折。若離心孤立。則人之折爾易矣。吾國

俗語云。折箸折不得全把。正是此意。合群者

可以鑒矣。明暗與明爲反對。人群

之不能合。由於私。由於暗。暗於事機之可否。

暗於利害之去取。暗於人情之從違。暗於志

氣同異。有羣猶無群。雖合群必濟事。猶無也。

吾暗於事機焉。則合群以濟事。而事未必成。
機已先敗矣。吾暗於利害焉。則合群以興利。
而未必來。害已先至矣。吾暗於人情焉。則合
群以冷同情。而從者一分。違者十分。舟中人
皆吾敵矣。吾暗於志氣焉。則同志者殊少。異
志者殊多。一坐中皆芒刺矣。

必明知事之有機。然後迎其機。如臨風而呼。
登高而指。聞者遠而見者衆矣。明知利之無
利之無害。然後乘其利。如菓之去核。魚之去
乙。喉不梗而食不噎矣。

明知情之同。然後騷其情。如車之行軌。衆輪
不相背馳矣。明知志之同。然後合其志。如聲

之應律。象音不落道矣。

是故公則不私。明則不暗。聚人而獵。象謂分會之必均。取而飽。主人之厨。則獵者失望。而後期不至。私不公也。聚網而漁。象謂得魚之必多。誤而拔龍之淵。則魚所得。而網亦必傷。暗不明也。不公不明。群其可合乎。

雖然有君子之群。亦有小人之群。君子之羣。相引而開。國人之智。相引而開。天下之務。相引而成。施濟之仁。相引而成。脆與之義。則其羣不爭。小人之群。相引而入於煙酒之場。相引而入於賭博之局。相引而唱爲攘奪之事。相引而唱爲橫虐之行。則其羣不久。

秦朝三府之兵群而爲驕拒朝廷之命。焚丞相之第。邀賞於朝。戮人於市。亡國之群也。陳朝破元之兵羣而爲義。必死以報國。人人衣帶中皆著殺韃二字。興國之群也。

五曰愛國

合羣乃所以愛國也。然國之運會。有盛有衰。民之義務。無否無泰。蓋國者民之根。民者國之枝。幹根。若不同。則枝幹不榮。國家不尊。則人群不立。古諺云。巢處知風。穴處知雨。故將風而燕舞。蜚飛。將雨而蛙鳴。蟻出。彼知風雨而危之者。愛巢穴也。人生有祖國。其巢穴也。人生固有

祖國。其爲策穴大矣。兵戎之變。禍患之來。其爲風大矣。^雨可不知愛國乎。

太平之時。享國家之盛福。危亂之日。先國家之隱憂。憂之深。故愛之切。則其爲愛國之日。有二。一曰盡職責。二曰保軀同。

職責。國民有國民之職責。其繫重於國

家者。甚於君相。譬之船焉。船板厚則可以當風濤。譬之車焉。車軸堅則可以馳遠道。民者板與軸也。君相者執船之舵而使車之轡也。船板薄而覆于水。車軸脆而傾于道。指之曰。舵轡者之失也。夫舵轡固有失焉。而薄與脆者。謂非板軸之咎歟。是故當盡職責。

所謂職責者。愛國之職責也。國之府庫民供之。國之兵賦民出之。民富國富。民貧國貧。民彊國彊。民弱。使人人皆奮然有自立之計。士盡士之職責。農盡農之職責。工商以下。無不盡職責焉。此卽愛國之精神也。

其盡職責也。奈何。士敦實學而無虛文。農勤本業而無棄地。工精其器。以輸外國之貨財。商合其本。以爭外國之利路。無事則如氣血之衛身體。有事則如手足之捍頭目。此卽愛國之目的也。

孔子在衛。聞齊將攻魯。會諸弟子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忍視其受敵。吾欲屈節於齊以

救魯使子貢說止之。此士之愛國也。

魯齊伐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放邑宰曰。今麥熟而寇至。請放民出。獲以益糧。且無資寇。此農之愛國也。

秦襲鄭。鄭商弦高行商。過於境。以十二牛。白秦師曰。寡君聞君將敝邑。請犒從者。而使入告急於朝。請速爲備。此商之愛國也。

本朝太祖皇帝如東都討賊。及南還。鄭兵追急。過神符海口。揮軍急掉。掉索皆絕。有鰥婦范氏。工安謨縣人。獻生絲一簍。以爲索。舟乃造行。此工之愛國也。

保軼積數千年。而造一國。合億兆人。而

處一方。同一方者同一色。同一色者同一軀。同一軀者同一氣血。同一氣血者同一心思。保軀則軀存。而國存。不保軀則同軀先自魚肉。不待他人。而火之銷膏。空燈可立見矣。自鴻龐以來。更歷世代。貉龍遺軀。今日猶存。軀存國存也。林邑占城。至今遺軀殆盡。軀滅國滅也。是故知愛身必先愛家。知愛家必先愛國。知愛國必先愛軀。所謂保軀云者。胥相親。胥相愛。母相戕。母相賊也。有鵲巢於大樹之林。鵲羣數千餘。連樹而巢。風雨不驚。族類日衆。有爭枝相嗔。有爭食相啄者。其群雛習以爲常。大鵲亦不能止。

一日鷹鳥來。驪而逐之。鵲群不相管顧。離巢
分散。勢不復合。鵬鳥飛過。遇大鵲。避於野。吊
之曰。子家安在。

鵲曰。吾將從子。巢於廣漠之鄉。以天地爲羅
幕。日月爲戶牖。江海衽席。山岳爲枕塊。其飛
如子。其大亦如子。其族類皆化。皆爲子。則何
大鵬笑而去。

總而言之。人生不知修身。修身不可不知倫
理。曰。寡倫。曰。處己。曰。接物。曰。合羣。曰。愛國。皆
書籍之所必載。師生之所必講。

有書不學。雖書積盈箱。亦猶負寶之鎖於匣
中。日日尊置。而手未嘗開。則亦不知此中之

寶爲何物也。

揚子法言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至于山。一行一止。故也。彼不學者。其爲丘陵乎。人將卑而踰之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南山之竹。不揉自直。剪而爲箚。可達犀革。奚必學也。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所入不益深乎。是故不學。

儒教之學。孔子爲的。孔子者。扣中之聖。通變而疾固者也。方今世界日開。風會日新。技巧日進。士夫見聞日多。國家教育日廣。生乎今之世。而猶區區於科業試帖。剪綵爲花。象龍救火。不知通變以隨扣者。是卽孔子所謂疾固也。

羅念翁菴言。二十年苦切。磨去得狀元
西字。然後可以用世。周望登第。後謂友人
曰。向執迷陋。視一科名。以為竟。正如海師
忘認魚背。為淵岸。須大開眼界。

今日學者。亦須磨去科舉二字。放眼大洋。尋
洲覓岸。不可妄認魚背。今之科舉。則又水母。

此不得魚背也。

雖厭科舉之學。而不切思想之學。聽其言則
美。施於用亦無。俗語云。說千丈。不知如行一
尺。夫不能行也。更恐寸步不通。況一尺乎。則
亦所謂貴耳賤目之學耳。